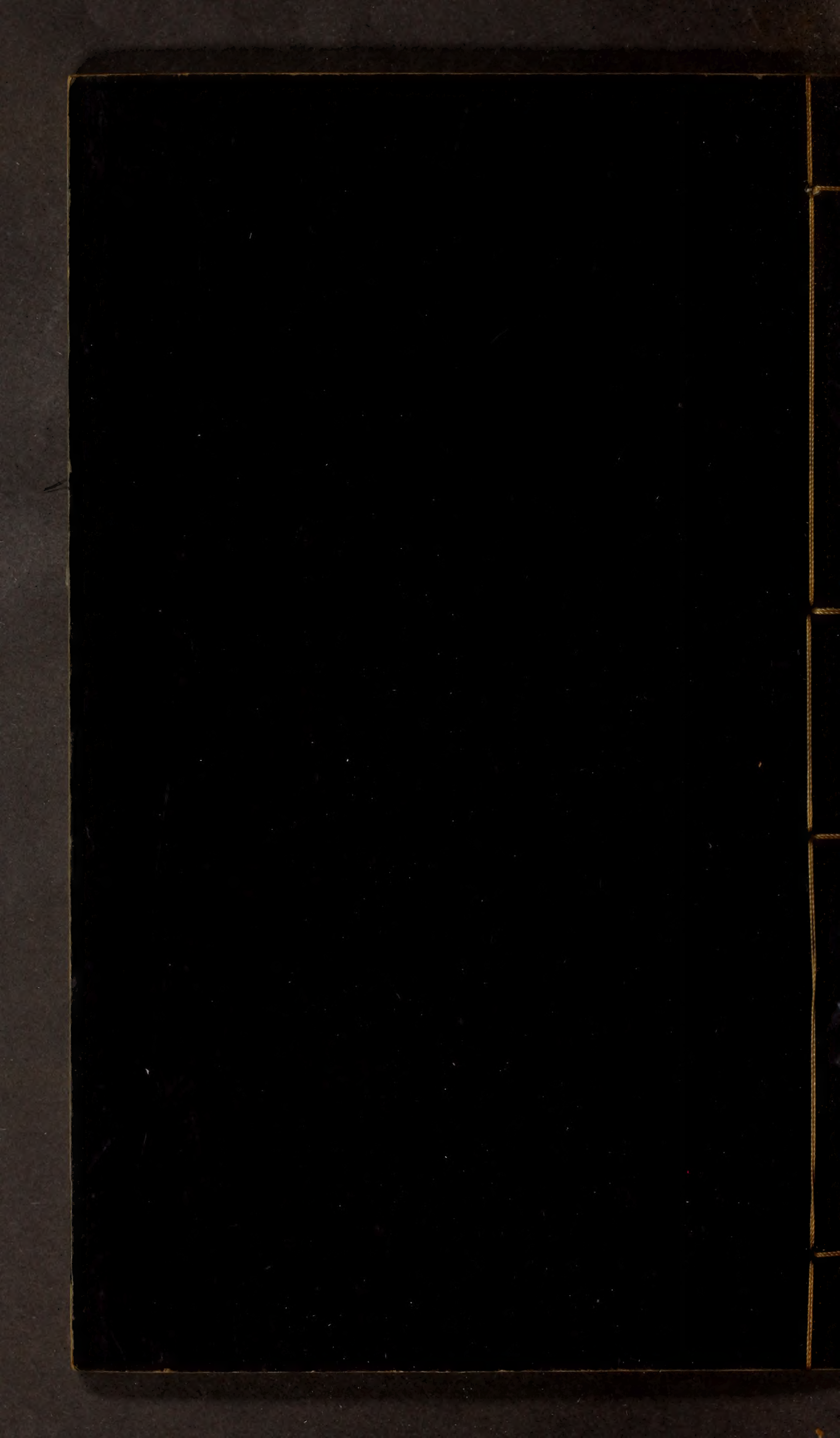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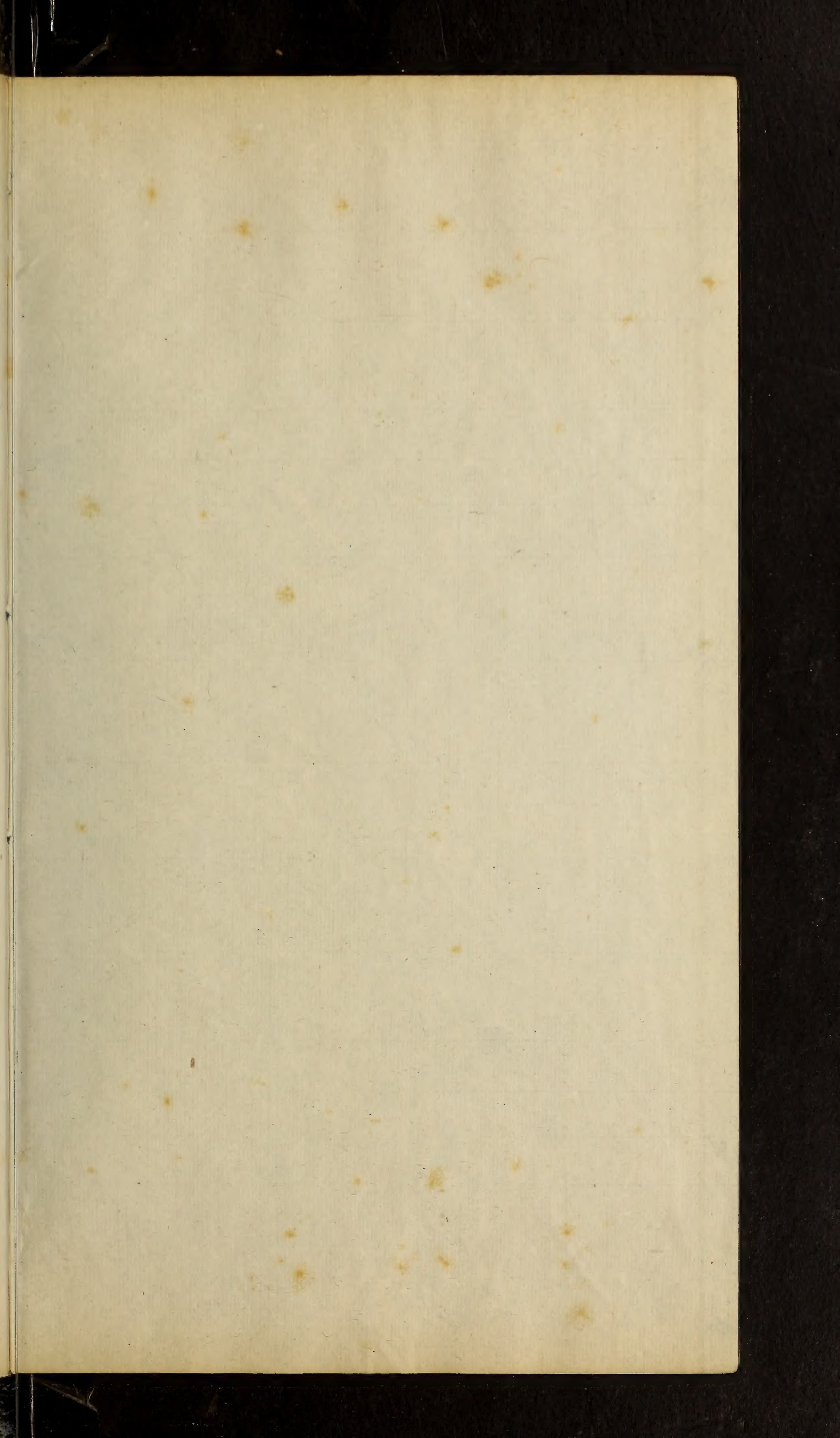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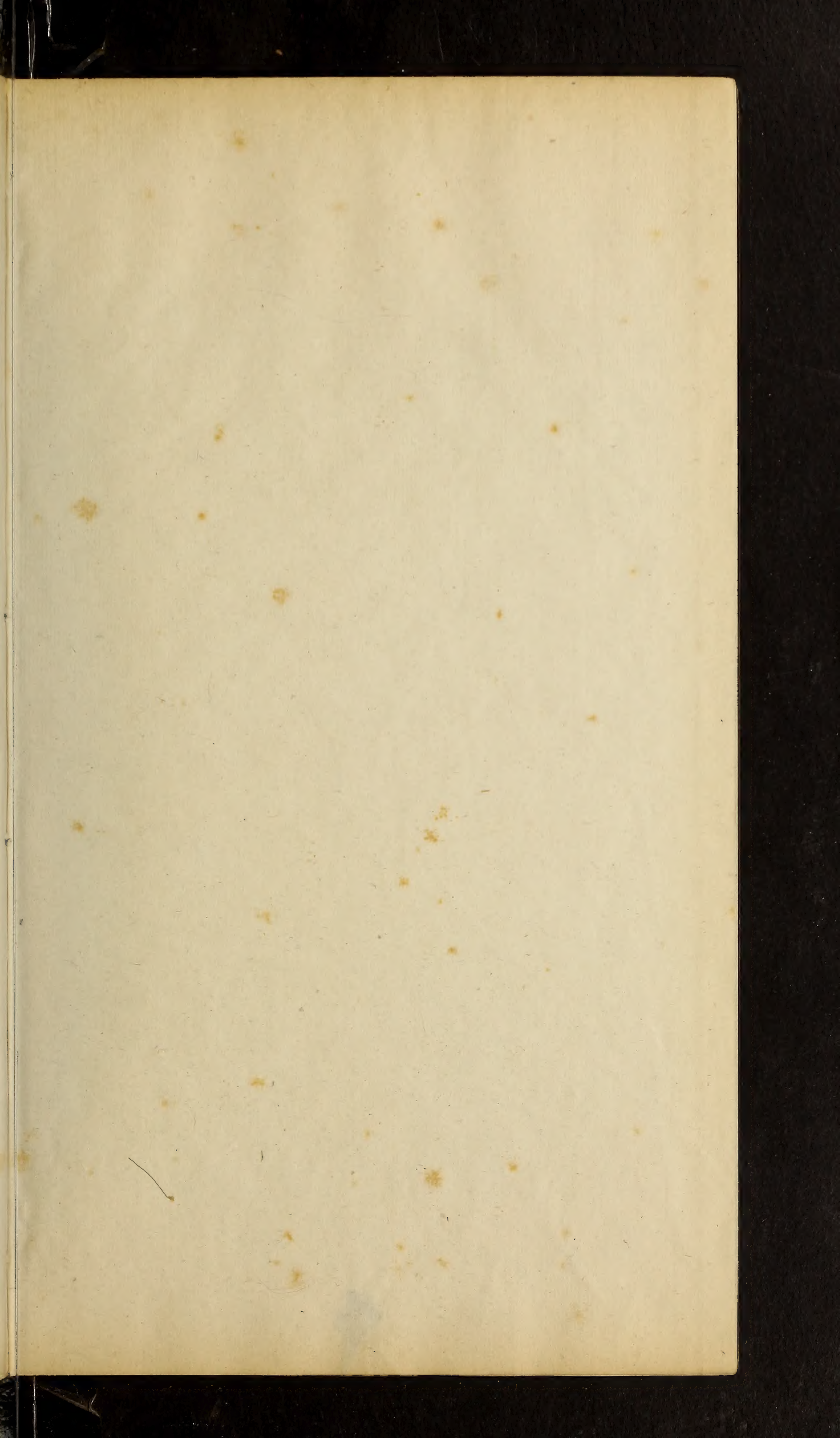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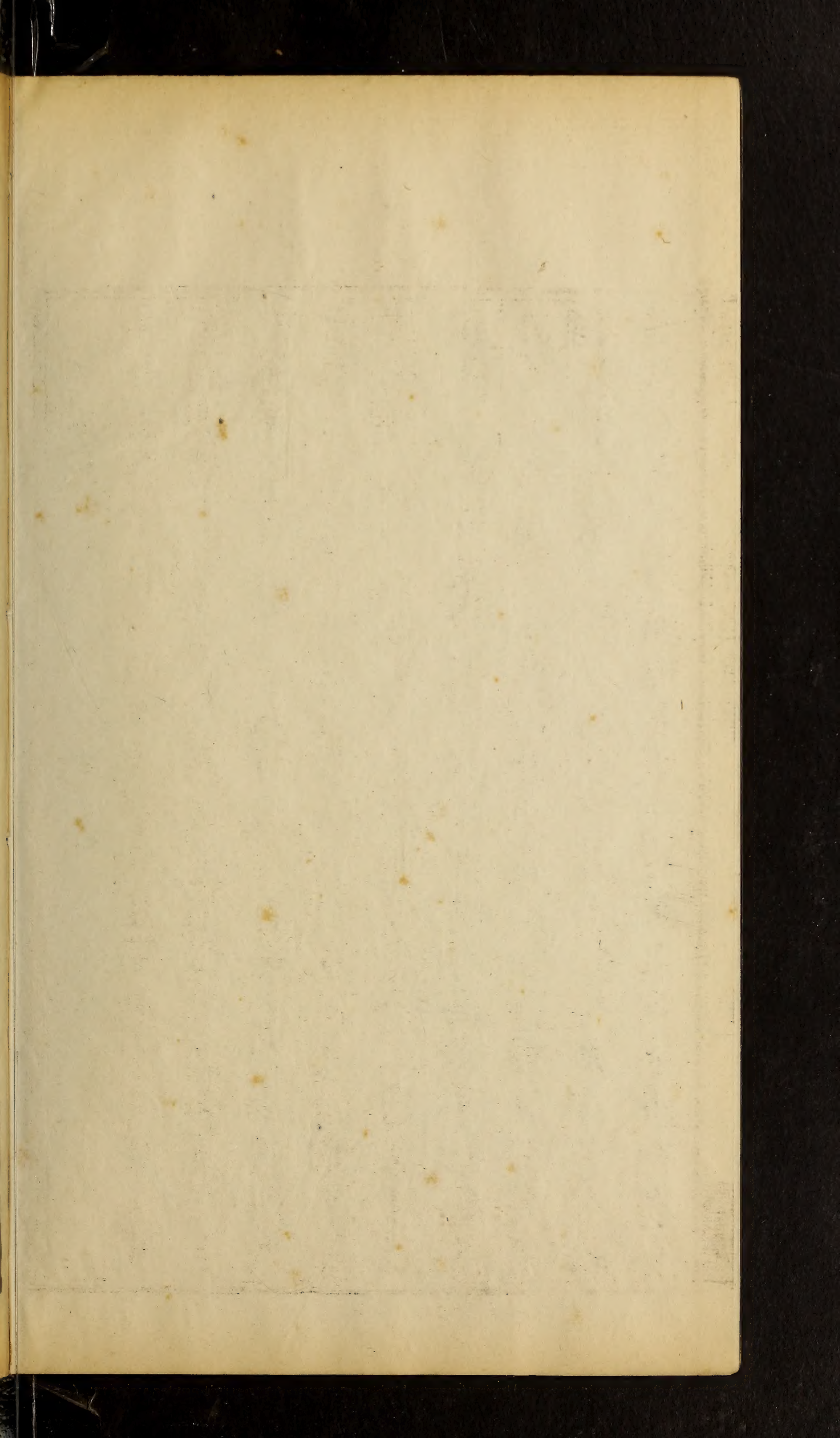










湯厄一

辛丑孟春十日。予隨例入浴。失足沸湯中。從踵及股。旣而調治乖方。踰兩月而後愈。雖備歷諸苦。而於苦中。照見平日過咎。生大慚愧。發菩提心。蓋平日四大無恙。行坐隨意。眠起隨意。飲食隨意。談笑隨意。不知其爲人天大福也。安享此福。無復思念六道衆生。且我此一餉安樂時。地獄衆生。挫燒舂磨者。不知經幾許苦矣。餓鬼衆生。飲銅食血者。不知經幾許苦矣。畜生衆生。啣鐵負鞍。刀割鼎烹者。不知經幾許苦矣。縱得爲人。而饑寒逼迫者。服役疲勞者。疾病纏綿者。眷

屬分離者。刑罰責治者。牢獄監禁者。徵輸困乏者。水溺火焚而死者。蛇螫虎囓而死者。含冤負枉而死者。其苦亦不知幾許。而我弗知也。自今以後。得一餉安樂。即當思念六道苦惱衆生。攝心正意。願早成道果。普濟含識。俾齊生淨土。得不退轉。剎那自肆。何以上報佛恩。而下酬檀信也。勵之哉

湯厄二

佛言。人命在呼吸間。予平日亦常舉此以警策大衆而實未嘗身親經歷之也。及予之罹湯厄也。方其入浴。身安心泰。洋洋自如。俄而蹈沸釜中。幾死矣。其得

生者幸也。龍天救之也。夫為時剎那耳。而死生係焉。命在呼吸。豈不誠朕乎哉。則知為僧者。於佛所說。以勸他人恒切。而以勸自己或疎。通弊也。予於是大愧大駭而大自戢

湯厄三

予平日論到病中做工夫處。亦知畢陵伽婆蹉所謂純覺遺身矣。亦知馬大師所謂有不病者矣。亦知永嘉所謂縱遇風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矣。亦知肇公所謂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矣。及乎足入沸湯。從頭檢點。痛覺在身。誰是遺身者。我今受病。誰是不病

者鋒刀毒藥切於肌膚誰是坦坦閒閒者四大五蘊實爲吾身實爲吾累誰是本空非有者乃知平日乾慧都不濟事若無定力甘伏死門彼口頭三昧秖自瞞耳噫可不勉歟

湯厄四

予見屠酤之肆生置鼈鱔蝦蟹之屬於釜中而以百沸湯烹之則諭之曰彼衆生力弗汝敵又微劣不能作聲耳若力敵則當如虎豹嗷汝若能作聲寃號酸楚之聲當震動大千世界汝縱遁現報而千萬劫中彼諸衆生不放汝在汝試以一臂納沸湯中少頃而

出則知之矣今不意此報乃我當之因思自少至老雖不作此業而無量生來既宿命未通安保其不作也乃不怨不尤安意忍受而益勤修其所未至

經教

有自負參禪者輒云達磨不立文字見性則休有自負念佛者輒云止貴直下有人何必經典此二輩人有真得而作是語者且不必論亦有實無所得而漫言之者大都不通教理而護惜其短者也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懇懇勸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說何自來乎非金口所宣明載簡冊今日衆生何由而知

十萬億刹之外有阿彌陀也其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饒汝參而得悟必須以教印證不與教合悉邪也是故學儒者必以六經四子為權衡學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為模楷

語錄

古人道明德立足為人天師表然後有語錄垂世大率有二或門人所記如六祖壇經之類是也或手自作之如中峰廣錄之類是也我實凡夫自救不了為吾徒者慎勿筆吾一時偶爾之談刊為語錄不唯妄

自尊大。又偶爾之談。或有爲而發。或因人而施。未是究竟了義。而況聽者草草入耳。便形諸紙墨。亦恐有悞人之過也

聞謗

經言人之謗我也。出初一字時。後字未生。出後一字時。初字已滅。是乃風氣鼓動。全無眞實。若因此發嗔。則鵲噪鴉鳴。皆應發嗔矣。其說甚妙。而或謂設彼作爲謗書。則一覽之下。字字具足。又永存不滅。將何法以破之。獨不思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何者是謗。況一字一字。皆從篇韻湊合而成。然則置一部篇韻在案。

是百千萬億謗書無時不現前也何惑之甚也雖肰此猶是對治法門若知我空誰受謗者

愚之愚

世人以不識字不解事為愚此誠愚也非愚之愚也讀盡五車書無字不曉收盡萬般巧無事不能乃至談玄說禪靡不通貫而究其真實處顛倒迷惑反見笑於向之所謂愚者非愚中之愚而何

預了

無常迅速雖老少無别然年少人猶處未定之天妄冀長壽若老年人則定肰光景無多矣須把身世事

處分了當從他無常朝到暮到撒手便行無所繫累此晚境大要緊處不可忽不可忽

廣覽

看經須是周徧廣博方得融貫不致偏執蓋經有此處建立彼處掃蕩此處掃蕩彼處建立隨時逐機無定法故假使只看楞嚴見勢至不入圓通而不廣覽稱讚淨土諸經便謂念佛法門不足尚矣只看達磨對梁帝語見功德不在作福而不廣覽六度萬行諸經便謂有爲福德皆可廢矣反而觀之執淨土非禪宗執有爲非無爲亦復如是喻如讀醫書不廣者但

見治寒用桂附而斥芩連治虛用參耆而斥枳朴不知芩連枳朴亦有時當用而桂附參耆亦有時當斥也是故執醫之一方者誤色身執經之一義者誤慧命予嘗謂六祖壇經不可使無智人觀之正慮其執此而廢彼也

求人過

見人飭躬立德名稱頗聞便多方求覓其過此忌心也薄道也或見人有所著述其求過也亦肰不知聞一善行覽一好書皆當隨喜讚嘆而反掩之滅之是誠何心哉若果行係僞行書係邪書自應正言公論

明斥其非。又不當半褒半譏。依阿進退

謀斷

古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蓋謀與斷。當兼備而不可一缺者。予於事多有見之極明而持之不武。以此致悞。常悔之恨之。故禪門貴悲智雙足。而謀與斷。俱智所攝。謀而乏斷。正能見而不能持也。此終是智淺而不深。偏而不全耳。大宜勉旃

禪佛相爭

二僧遇諸途。一參禪。一念佛。參禪者謂本來無佛。無可念者。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念佛者謂西方有佛。號

阿彌陀憶佛念佛必定見佛執有執無爭論不已有少年過而聽焉曰兩君所言皆徐六擔板耳二僧叱曰爾俗士也安知佛法少年曰吾誠俗士然以俗士為喻而知佛法也吾梨園子也於戲場中或為君或為臣或為男或為女或為善人或為惡人而求其所謂君臣男女善惡者以為有則實無以為無則實有蓋有是即無而有無是即有而無有無俱非眞而我則湛然常住也知我常住何以爭為二僧無對

武夷圖

予病中有贈以武夷九曲圖者閱之怳然因思古人

沉痾不起。一友教翫輞川圖。不浹旬而愈。況西方極樂世界。繪畫流布。朝夕叅禮。而未聞奇驗速效。如輞川者。何耶。良由輞川蹟在寰中。易爲描寫。極樂境超世外。難以形容。則不若繪輞川者之備極工巧。聳人心目故也。彼鷄頭摩之所傳。十六觀經之所說。亦略示其槩而已。夫極樂世界。忉利兜率化樂諸天所不能及。其少分。使人得而詳覩。何止四百四病之俱忘。將八萬四千煩惱諸病。皆消滅無餘矣。昔人謂神棲安養。又謂先送心歸極樂天。豈徒肰哉

談宗

予未出家時。乍閱宗門語。便以情識模擬。與一座主書。左縱右橫。座主憚焉。出家數年後。重會座主於一宿菴。勞問間。見予專志淨土。語不及宗。矍然曰。予向日見地超卓。今反卑近。何也。予笑曰。謬有之。初生牛犢不畏虎。識法者懼。君知之乎。座主不答

念佛

世人稍利根。便輕視念佛。謂是愚夫愚婦勾當。彼徒見愚夫愚婦口誦佛名。心遊千里。而不知此等是名讀佛。非念佛也。念從心。心思憶而不忘。故名曰念。試以儒喻。儒者念念思憶孔子。其去孔子不亦庶幾乎。

今念念思憶五欲不以爲非而反以念佛爲非噫似此一生空過何如作愚夫愚婦耶而惜乎智可能也愚不可能也

僧定空

吳泗洲寺僧定空棄應院閉關堯封山嘗寄予所發誓願及禀告十方等語予嘉嘆希有俄而魔著遂癲狂以死予甚悼焉揆其由蓋由乍起信心有信無慧故也古人心地未通不遠千里參師訪道出一叢林入一保社乃至窮遊徧歷曾不休息得意之後方於水邊林下長養聖胎耳何得纔離火宅便入死關有

過不知有疑莫辨求升而反墮又奚怪其然哉頗有初心學人結茅深山孤子獨居自謂高致雖未必魔癲而亦頓失利益不少明者試一思之

行脚

予單丁行脚時忍飢渴衝寒暑備歷諸苦今幸得把茆蓋頭雖不識修行而識慚愧雲水乍到供事唯勤已身受用不敢過分蓋謂曾為浪子偏憐客窮漢起家惜土如金也今乍入緇門便住見成菴院事事如意喻似富家兒不諳民間疾苦縱才智兼人無賴叅訪而閉門自大習成我慢增長無明亦所失多矣

妙宗鈔

曩一僧謂予曰。佛示西方本爲普利諸根。速超生死。是易行道。而知禮法師。純以台教精深觀法釋之。使易反成難。失如來曲爲凡夫本意。此論亦甚有理。今思之。古人謂解佛經。寧以淺爲深。毋以深爲淺。則妙宗所說。利根者自悟深理。鈍根者亦不失依經直觀求願往生。似無所礙

出神 一

或問仙出神。禪者能之乎。曰能之而不爲也。楞嚴云其心離身。反觀其面。是也。而繼之曰。非爲聖證。若非

聖解。卽受群邪。是能之而不爲也。又問神之出也有陰有陽。楞嚴所云。陰神也。仙出陽神。禪者能之乎。曰亦能之而不爲也。或者愕曰。毋愕也。爾不見初祖已沒。隻履西歸乎。爾不見寶誌公獄中一身。市中一身乎。爾不見溈山晏坐靜室。乃於庄上喫油糍乎。然亦不名聖證。宗門呵之。昔一僧入定出神。自言我之出神。不論遠近。皆能往來。亦能取物。正陽神也。先德責云。圓頂方袍。參禪學道。奈何作此鬼神活計。是故吾宗大禁。不許出神

出神二

又問神有何過曰神即識也而分粗細有出有入者粗也直饒出入俱泯尚住細識細之又細悉皆渾化始得本體耳而著於出入以爲奇妙前所謂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認作本來人也

聞訃

聞人訃音必大驚訝此雖世間常情然生必有死亦世間常事自古及今無一人得免者何足驚訝持其虛生浪死而不聞道是重可驚訝而恬不驚訝悲夫

齋素

富貴人不能齋素其故有二一者躭溺豢之悅口二

者處藜藿之損身。不知肉食蔬食。體之肥瘠或因之而壽夭不與也。且鹿之壽最永。於諸獸而所食者草耳。虎食肉。而壽之長短。於鹿何如也。鹿不肉而壽。人何獨不然。雖然有厄於病苦。心雖欲齋而力不副者。有制於所尊。心雖欲齋而勢弗克者。則姑行月齋日齋。及三淨肉。但堅持不殺可也。久之宿習當自斷

輪迴根本

圓覺謂輪迴以愛欲爲根本。而此愛欲。百計制之。莫可除滅。蓋賁育無所施其勇。良平無所用其智。而離婁公輸。無所着其明巧者也。雖不淨觀。正彼對治。而

博地凡夫。障重染深。祇見其淨。不見其不淨。觀法精微。鮮克成就。然則竟如之何。經云。欲生於汝意。意以思想生。今觀此想。復從何生。研之究之。又研究之。研之不休。究之不已。老鼠入牛角。當必有倒斷處

病者衆生之良藥

世人以病爲苦。而先德云。病者衆生之良藥。夫藥與病反。奈何以病爲藥。蓋有形之身。不能無病。此理勢所必然。而無病之時。嬉怡放逸。誰覺之者。唯病苦逼身。始知四大非實。人命無常。則悔悟之一機。而修進之一助也。予出家至今。大病垂死者三。而每病發悔

悟增修進。由是信良藥之語。其眞至言哉

蛇成龍

昔人有喻。如蛇成龍。不改其皮。如人成佛。不改其面。此破愚夫着相求佛。葢彷彿爲比。非的喻也。斷章取義非全喻也。又有謂蛇伏地內。由修鍊而成龍。不知此性禀使然。非修鍊所致。是故污水中虫。化而爲蚊厠圂中虫。化而爲蠅。蟯之爲蟬。蠶之爲蛾。雉之爲蜃。雀之爲蛤。鯊之爲虎。鯤之爲鵬。如是之類。種種非一。豈其有修鍊之術乎。又不見草之爲螢。飯之爲螺。死之爲鴛鴦。無情而化有情。修鍊安在。吾恐不明理者。

名爲學道潛作邪因妄冀邪果不得不辨

名利

榮名厚利世所同競而昔賢謂求之既不可得卻之亦不可免此卻之不可免一語最極玄妙處世者當深信熟玩蓋求不可得人或知之卻不可免誰知之者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求爲又求之未得不勝其慍及其得之不勝其喜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喜爲又已得則喜他人得之則忌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忌爲庶幾達宿緣之自致了萬境之如空而成敗利鈍興味蕭然矣故知此語玄妙

臨終正念

經言。人欲終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而杭俗亡者。氣絕良久。方乃召僧擊磬。已無及矣。又訛爲之說曰。磬之鳴也。促亡人行赴閻羅也。其謬一至於是

花香

庭中百合花開。晝雖有香。澹如也。入夜而香始烈。夫鼻非鈍於晝而利於夜也。白日喧動。諸境紛雜。目視焉。耳聽焉。鼻之力爲耳目所分。而不得專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信夫

人虎傳

說海載人虎傳。一僧戲披虎皮於山徑間。有見而怖走。遺其橐囊者。輒取之。皮忽着身。遂成虎。不敢歸寺。而心歷歷然人也。漸飢不得已食狐兔羊犬。既而捕得人。將食之。視之僧也。大悔恨。恨極悲號。舉身自擲。皮忽墮地。還復人體。因感斯異。乃破衲行乞。徧叅知識。刻心辨道。後竟成名德云。經云。一切唯心造。觀於是尤信

六道互具

六道之中。復有六道。且以人言之。有人而天者。諸國王大臣之類是也。有人而人者。諸小臣。及平民衣食

饒足處世安然之類是也有人而修羅者諸獄吏屠兒劊子之類是也有人而畜生者諸負重力役恒受鞭撻之類是也有人而餓鬼者諸貧窮乞人啼饑號寒之類是也有人而地獄者諸刑戮剮割之類是也天等五道亦復如是所以然者昔因持戒修福今得人身而所修戒福有上中下此三種中復有三種多多無盡各隨其心感報不一經云一切唯心造又觀於是尤信

智慧

增一阿含經佛言戒律成就是世俗常數三昧成就

亦世俗常數。神足飛行成就。亦世俗常數。唯智慧成就。爲第一義。則知戒定等三學。布施等六波羅密。唯智慧最重。不可輕也。唯智慧最先。不可後也。惟智慧貫徹一切法門。不可等也。經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蓋語其生發之次第則然。而要當知所重。知所先。知所貫徹。始得。雖然。此智慧者。又非聰明才辨之謂也。如前世智當悟中說

外學

隋梁州沙門慧全。徒衆五百。中一人頗麄異。全素所不錄。怒自云。得那含果。全有疾閉門。其人徑至榻前

問疾而門閉如故明日復然因謂全曰師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云我一生坐禪何故生彼答云師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得超詣今時僧有學老莊者有學舉子業經書者有學毛詩楚騷及古詞賦者彼以禪爲務但外學未絕尚緣此累道今恣意外學而禪置之罔聞不知其可也

靈裕法師

裕法師之說經也或一字盤桓動經累日或片時之頃便銷數卷或分科已定及至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隨機顯晦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可

以恒情斷乎。裕師蓋得無礙辨才。庶幾乎於法自在。而拘名着相。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與夫參死句之輩。何足以知之。今人不可執己見而蔑視勝流。輕談横議。又不可昧己量而效嚬先德。妄行自用也。

行脚住山

今人見玄沙不越嶺。保福不度關。便端拱安居。眼空四海。及見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旬行脚。便奔南走北。浪蕩一生。斯二者皆非也。心地未明。正應千里萬里。親附知識。何得守愚空坐。我慢自高。既爲生死。參師訪道。又何得觀山觀水。徒誇履歷之廣。

而已哉正因行脚之士自不如是

楞嚴房融所作

有見楞嚴不獨義深亦復文妙遂疑是丞相房融所作夫譯經館番漢僧及詞臣居士等不下數十百人而後一部之經始成融不過潤色其文非專主其義也設融自出己意創爲是經則融固天中天聖中聖矣而考諸唐史融之才智尚非柳韓元白之比何其作楞嚴也乃超孔孟老莊之先耶嗟乎千生百刼得遇如是至精至微至玄至極之典不死心信受而生此下劣乖僻之疑可悲也夫可悲也夫

果報一

經言萬法唯心。錯會者。謂無心則無因無果。故不患有業。唯患有心。有業無心。閻老子其奈我何。遂安意造業。無復顧忌。不知無心有二。一如理思惟。用心之極而自然入於無心三昧者。眞無心也。起心造業。又起心制心。強制令無。似得無心。心恰成有。心有則業有。閻老子鐵棒。未放汝在

果報二

又經言。具足智慧菩薩。脫使墮落。在畜生中。畜生中王。在餓鬼中。餓鬼中王。錯會者。謂有智則能轉業故

不患有業。唯患無智。有業有智。閻老子其奈我何。遂安意造業無復顧忌。不知經稱智慧。非等閑世智之謂也。且汝智慧得如文殊身子否。縱不及此。次而下之。得如善星調達否。善星博學十八香象所載法聚。調達得羅漢神通。而俱不免生陷地獄。況汝智慧。未必勝此二人乎。杯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螢光不能破幽谷之昏。今之小智。滅業幾何。閻老子鐵棒。未放汝在

塞翁

得失曾無定形。禍福互為倚伏。塞翁一段因緣。人皆

知之而未必信之也予失足沸湯筋攣不伸畜雙拐爲二侍若將終身焉作跛脚法師歌自嘲有秖愁此脚不終疾之句旣而足伸如故笑以爲詩讖而依然奉以爲詩規也且感且懼無忘射鉤

神通

神通大約有三一報得一修得一證得報得者福業自致如諸天皆能徹視徹聽及鬼亦有通是也修得者習學而成如提婆達多學神通於阿難尊者是也證得者專心學道無心學通道具而通自具但遲速不同耳如古今諸祖諸善知識是也較而論之得道

不患無通得通未必有道先德有言神通妙用不如闍黎佛法還須老僧意有在矣試爲之喻世間官人所有爵祿冠服府署儀衛等若神通然而亦有三種其報得者如功勳蔭襲自然而有者也其修得者人力夤緣古人所惡不由其道者是也其證得者道明德立而位自隨之仲尼云學也祿在其中矣是也是三者勝劣可知也

大豪貴人

世間大豪貴人多從修行中來然有三等其一持戒修福而般若正智念念不忘則來生雖處高位五欲

具足而心則時時在道眞所謂有髮僧也其二持戒修福而般若之念稍疎則來生遊戲法門而已其三持戒修福而於般若邈不繫念則來生爲順境所逃背善從惡甚而謗佛毀法滅僧者有矣鞫其因地則均之修行人耳而差別如是來生更來生其差別又何如也寒心哉

天台清涼一

人有恒言曰天台賢首愚嘗究之南嶽舉其綱而萬目畢張則莫備乎天台賢首持其衡而千星交羅則莫備乎淸涼蓋自有佛法以來天台集其大成自有

天台以來清涼集其大成矣。故當以二師相對而名宗也。或曰人於天台無議矣。於賢首或置喙焉。何也。曰。喙賢首者亦百喙而一中耳。又向不云乎。賢首之道至清涼而始備。是則天台清涼二師。恩如父母。道亦如父母。且清涼可得議乎。或未答。予笑曰。毋勞爾思也。天台之後有清涼。猶堯舜之後有孔子也。而又何議也

天台清涼二

或曰。彼四教此五教判然二宗矣。然亦有同歟。曰。毋以二爲也。四之與五。猶五蘊六根開合焉耳矣。五教

之小即攝入四中之藏而藏之爲言猶迹涉於混故另分曰小也五教之頓即攝入四中之圓而達磨直指正屬乎頓欲其彰顯故特標曰頓也二宗之圓教一也而華嚴十玄之旨四之圓猶含其意而未盡故小始終頓之後而獨冠以一乘之圓有深意也以其各爲一時之所依歸而均爲萬代之所程式以是名之二宗宗常二而道常一岐而二之則非矣

栯堂山居詩

永明石屋中峰諸大老皆有山居詩發明自性響振千古而兼之乎氣格雄渾句字精工則栯堂四十咏

尤爲諸家絕唱所以然者以其皆自眞參實悟溢於中而揚於外如微風過極樂之寶樹帝心感乾闥之瑤琴不搏而聲不撫而鳴是詩之極妙而又不可以詩論也不攻其本而擬其末終世推敲則何益矣願居山者學古人之道毋學古人之詩

山色

近觀山色蒼然其青焉如藍也遠觀山色鬱然其翠焉如藍之成靛也山之色果變乎山色如故而目力有長短也自近而漸遠焉青易爲翠自遠而漸近焉翠易爲青是則青以緣會而青翠以緣會而翠非唯

翠之爲幻。而青亦幻也。蓋萬法皆如是矣

見生夢

夜夢中多。見生事罕。夢前生何也。蓋夢以想成。想多見生。不及前生故也。且三乘賢聖。尚有隔陰出胎。乍時之昏。況具縛凡夫。脫一殼。入一殼。從母腹中顚倒而下。尚何能記憶前生耶。惟據其目前紛紛紜紜。晝則爲想。夜則爲夢耳。而或時未見之物。未作之事。未歷之位。現於夢中者。則無始之境。任運而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想陰既破。寤寐恒一。幸相與致力焉

禮懺僧

有修淨土懺法者。一僧謂曰。經不云乎。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胡爲是僕僕爾亟拜也。懺者問。如何是實相。僧云。心不起妄。卽是實相。又問心是何物。妄又何物。能制心者。復是何物。僧無對。懺者曰。吾聞之。懺以理爲正。以事爲助。雖念實相。而三業翹勤。亦不相礙。何以故。初機行人。未能卒與實相相應。須藉外緣輔翼。法華謂我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是也。起信亦言。末法衆生。修是法者。自懼不常值佛。如來世尊有異方便。敎令念佛。求生淨土。故知慈雲大師淨土懺

法。酌古準今。至為精密。與法華光明諸懺。俱事理雙備。人天交欽。照末法昏衢之大寶炬也。且治生產業。不背實相。是佛說否。僧云。如是。曰。然則禮懺。不及治生產業乎。僧又無對

南嶽止觀

南嶽大乘止觀中引起信論文曰。是故論云。三者用大。能生世間出世間善惡因果故。起信原無惡字。讀之令人駭然。且性惡雖是天台一家宗旨。然慈雲謂南嶽遠承迦葉。次稟馬鳴。而馬鳴以古佛示居八地。南嶽以異德名列神僧。不應先聖後聖兩相違悖。又

起信言約義豐。辭精理極。總括大乘諸了義經。一句一字不可得而增減者也。彼南嶽自創爲止觀則已。今引起信。正出其來源。明有據也。而乃於本文所無。輙爲增益。有是理乎。必後人爲之耳。或謂此書刻自慈雲。宜無贗雜。噫。安知非慈雲之後。又後人所增耶。我雖至愚。定知南嶽不改起信。請高明更詳之。

韓昌黎

世傳昌黎初闢佛。後遇大顛。頓有悟入。然考其文集有曰。近傳愈稍信釋氏。此傳者妄也。潮人無可與語。僧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故與之遊。其歸也。留衣服爲

別此人之情。非祟信其道。求福田利益也。觀此則悍然不信如故。安在其悟入也。雖然。若據示現影響。逆順贊揚。則不可測。安知昌黎非故爲是引發因緣耶。不有昌黎之闢佛。何從有明教之非韓。鐘因擊而聲始洪。燭以剪而光愈茂。是故未得宿命。未具他心。未可縱口高談。臧否人物。

惺寂

止觀之貴均等尚矣。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或有稍緩急於其間者。曰。經言因定發慧。則止爲要。以是相沿成習。修行之人。多主寂靜。唯永嘉既爲惺惺寂寂寂

寂惺惺之說以明均等而後文曰惺惺爲正寂寂爲助則迥然獨得之見從古至今無道及者自後宗門教人看話頭以期徹悟而妙喜呵默照爲邪禪正此意也是故佛稱大覺衆生稱不覺覺者惺也永嘉之旨微乎

道原

或問道德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則道之一言自老子始而萬代遵之佛經之所謂道者亦莫之能違也則何如曰著於易則云履道坦坦紀於書則云必求諸道咏於詩則云周道如砥五千言未出道之

名已先立矣況彼之所謂道者乃法乎自然如其空無來原自肰生道則淸涼判爲無因如其本於自肰方乃生道則淸涼判爲邪因無因邪因皆異計耳非佛之所謂道也佛道則萬法由乎自心非自肰非不自肰經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無上正覺之大道也尚非自肰何況法自肰者

菩薩不現今特

竊怪今特造業者多信道者寡菩薩旣度生無已何不分身示現化誘群迷且昔佛法東流自漢魏以迄宋元善知識出世若鱗次肰元季　國初猶見一二

近朙寥寥無聞。如地藏願度盡衆生。觀音稱無刹不現。豈其忍遺未度之生。亦有不現之刹耶。久而思之乃知菩薩隨緣度生。衆生無緣。則不能度。喻如月在天上。本無絕水之心。水自不清。月則不現。況今末法漸澆。心垢彌甚。菩薩固時時度生。而生無受度之地是則臨濁水而求明月。奚可得乎

如來不救殺業

復次。今時造業。惟殺尤甚。無論四海之廣。即此一邑於一日中。所殺生命。牛羊犬豕。鵝鴨魚鱉。動以千萬。其細微者。何可勝數。而春秋二時。饗天地。祀鬼神。蒸

嘗於祖考。報德報功於先聖先賢。牲牷之用不知其幾。而天地不矜。鬼神不憐。祖考不知。先聖先賢不潛爲禁止。至於如來。仁覆天地。慈攝鬼神。恩踰祖考。德冠於諸聖賢。何不稍示神通。或俾現受惡報。或令還着本人。則誰不戰懼改悔。而漠肰若罔聞者何也。久而思之。乃知今牛羊等。因昔造殺報在畜生。彼旃陀羅卽前所殺。轉爲能殺。因緣會遇。始暢本懷。定業使然。無能救者。俟其業盡。肰後報息。雖天中天。聖中聖。亦末如之何也已。況宿報甫平。新殃更造。因果相循。吾不知其所終也。且往者莫諫。來者可追。則今斷殺

因後無殺果。如來明訓彰如日星爲諸衆生而救殺業不已至乎

增減古人文字

友人處偶見野史一帙。及前輩警世詩偈。頗多增減舊文。因思古今著述。儒籍除六經論孟。梵典除佛菩薩經論。及出自名稱最顯赫諸大老。愼不敢動。其餘亦頗隨意增減。夫流通善法。利濟衆生。實出美心良意。而委任他人。俾之讐校。以致如是。願躬自主之。苟存殷重之心。必有爲吹藜者

毒蛇喻

昔佛行田間見遺橐在地指之曰毒蛇毒蛇言已徑去有耕夫荷鋤往擊之則遺橐也持而歸得金數鎰大喜過望俄而聞於王責令輸官以爲獻少匿多楚掠備至徵索無已併其恒產俱盡他日遇佛泣曰瞿曇誑我瞿曇悞我佛言向汝道毒蛇是毒蛇否嗟乎今之螫於毒蛇者衆矣螫而無悔而復受其螫者亦衆矣豈獨一耕夫哉

食肉一

有僧業楞伽偶會緇素一居士儒生也斷肉茹素同列相與咻之楞伽僧不唯不解衆咻又從而和之勸

之生不得已爲一舉筯噫此僧他日讀楞伽至佛言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不知作何面貌

食肉二

世人於朋友戚屬見有斷肉茹素者不驚以爲奇則笑以爲愚夫人之與畜同一肉聚耳肉人不食肉獸此天理人情之所必至也亦何足奇而況謂之愚乎吁衆生之迷昧也極矣

曹溪不斷思想

有誦六祖偈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揚揚自謂得旨便擬縱心任身一切

無礙。坐中一居士斥之曰。大師此偈。藥臥輪能斷思想之病也。爾未有是病。妄服是藥。是藥反成病。善哉言乎。今更爲一喻。曹溪之不斷百思想。明鏡之不斷萬像也。今人之不斷百思想。素縑之不斷五采也。曹溪之對境心數起。空谷之遇呼而聲起也。今人之對境心數起。枯木之遇火而烟起也。不揣已而自附於先聖者。試閒處一思之

四知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楊伯起之語也。議者謂人已之知異矣。天地則無二知也。愚少時亦以爲然。後讀內典

佛罵意經有四知之說正與此同蓋云天神知地神知彼心知我心知也華嚴世主品主天主地主日主夜主山主海等莫不有神則伯起之說非謬故知先賢語未可輕議

四大五行

五行之在世間春夏秋冬而中氣也東西南北而中方也天之經也地之緯也自然之理而亦必然之勢也乃佛經不曰五行而曰四大說者曰地水火有五行之三矣金攝於地木攝於風則四未嘗不五也此說良是而未盡也宇宙之內則羅之五行足矣統論

乎宇宙之外而要其成住壞空之極致則四大始足以該之而猶未盡也地水火風又繼之空也識也念也而成七也此何說也地之質最爲凝實水之質不實而流行火之質至不可捉摸而風則有氣而無質矣空則并氣而無之矣然後會歸於識發動於念從粗及微通名七大而始盡也彼五行者地水火風之分布而成天成地成人物者也五行狹而四大廣也

世界

憶昔童子時戲與諸童子相問難謂天地盡處當作何狀將空然皆太虛歟則此空者又何所止將結實

如垣壁蹶則此實者又何所止諸童子無以應笑而罷而予則隱隱礙於胷中也彼山海經所謂東西相去二億里南北相去一億五萬里秖據一方誠管窺而已後閱內典至虛空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意始大豁以爲非佛不能道嗟乎此未易言也

年劫

因世界以推年劫自今而追昔昔何所始自今而要後後何所終彼太極圖言太極而兩儀而五行而萬物則太極爲始經世書約一元之數而該之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則元之初爲始然太極又何始始元之

初又何始。縱令如歲序然。今歲之前有往歲。而往之又往。誰為最初之祖。始乎。又何時為畢竟盡處不復更始之永終乎。則冥然似醉。後讀內典。至佛言無始。又言劫數不可盡意。始大豁。以為非佛不能道。嗟乎此又未易言也

學道莫先智

韓信楚士也。背楚之漢。楚卒以信困。漢以信興。夫前後一信耳。而二國之興廢因之。善用與不善用之故也。六根在人。不善用之則名六賊。善用之則種種神通妙用耳。煩惱即菩提。豈不信哉。雖然高帝之於信。

始待之猶夫人而蕭相國奇之旣而請假王不之許幾至僨事而留侯成之肰則補偏救敝默轉而潛維者智臣之力也學道莫先智亦復如是

道場放赦

道場中放赦僧道二門時有之夫道崇天帝不知此赦何人自忉利天宮領下人世今羽士自爲之不幾於僞傳聖旨耶僧奉佛而佛在常寂光中畢竟王何國土都何城邑統何臣民詔勑制誥出何官僚而亦效彼道流作爲赦書此大可笑今僧莫覺其非齋家亦莫覺其非何也無已則有一焉奏請於天乞其頒

赦允與否。唯天主之而已。若佛則慈悲普覆。猶如虛空。無一衆生不度。而奚以赦爲也

水陸儀文

水陸齋爲普度盛典。金山儀文。相傳昔於大藏放光今藏無此文。世遠不可考。未知盡出梁武皇祐律師否。若夫始終條理。詳而有章。凡聖交羅。約而能盡。辭理雙得。則四明磐師所輯六卷之文。最爲允當。況金山者費廣而難舉。四明者財省而易成。正應流通無盡。而舉世莫之行。浙諸郡亦莫之行。唯本境僅行之而又不直按其原本。增以閒文。雜以冗舉。反於緊要

處疎略。可慨也。但第五卷說法開導處。備陳三觀之旨。稍似過於繁密。更得簡直易曉。則幽明愚智。兼利不遺。盡美矣。復盡善矣

見僧過

世有言。人不宜見僧過。見僧過得罪。然孔子聖人也。幸人知過。季路賢者也。喜過得聞。何僧之畏人知而不欲聞也。蓋不見僧過。爲白衣言耳。非爲僧言也。僧賴有此。肆行而無忌。則此語者。白衣之良劑。而僧之砒酖矣。悲夫

心不在內

楞嚴徵心謂心不在內者指真心也若妄想心則亦可云在內此意徵妙未易與不知者道世書曰心藏神神即妄想別名其所稱心則肉團之謂耳有義學輩聞予言搖首不信今請以事明之人熟寐戲以物壓其心則魘或自手誤掩其心亦魘又戲畫睡人面有至魘死者此在內之明徵也義學曰如是則真妄成二物矣曰子徒知真妄不二不知真妄一而常二二而常一也不觀水與氷乎水氷不二孰不知之而水既成氷水流動而無定方氷凝實而有常所真無方妄有所亦猶是也從真起妄妄外無真由水結氷

氷外無水故其體常一而用常二也義學曰此子臆見終違楞嚴有據則可曰有據據在楞嚴諸君自不察耳經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雖在色身之內不妨體徧十方正徧十方之時不妨現在身內此意妄想破盡者方能證之吾與子尚在妄想中葛藤且止

生死根本

黃魯直之言曰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着脚但枯其根枝葉自瘁此至論也但未明言孰爲生死根者又禪悅下要緊在照破字若得禪

悅便謂至足則內守幽閒正生死根耳須是窮參力究了了見自本性則生死無處着脚生死尚無處着脚憂畏淫怒何由而生

齊人

子輿氏設齊人之喻分明似一軸畫又似一堂排場戲劇其模寫形容備諸醜態讀此而不惕然悔悟者木石也雖然名利固世情之常在有家者未足深責染衣而齊人吾不知其何心也吁乎傷哉

至誠感人

羊祜遺敵帥以酒衆難之帥飲不疑曰豈有酖人羊

叔子哉。非眞誠素孚。安能感人一至於是。今號爲釋子者。其取信六道衆生。必如是而後可。又唐文皇縱死囚。約之來歸。歸不失期。雖後人作論駁難。而要之文皇此舉。實千古所希有。胡可訾也。非眞誠素孚。安能感人一至於是。今號爲釋子者。其不疑六道衆生。亦必如是而後可。易曰中孚豚魚吉。吾以二事觀之信然

親善知識

先德云。譬如儆人執燭。不以人敝故。不取其照。即孔子不以人廢言意也。藉口者遂謂師不必擇賢。但資

其學識言論足矣彼自不德我何與焉遂依之不違寧知芝蘭鮑魚漸染成性乎論語曰不以人廢言又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胡不合而觀之

念佛不專 一

予昔在鍊磨場中時方丈謂衆云中元日當作盂蘭盆齋予以爲設供也俄而無設唯念佛三日而已又聞昔有院主爲官司所勾攝堂中第一座集衆救護衆以爲持誦也亦高聲念佛而已此二事迥出常情有大人作略眞可師法彼今之念佛者名爲專修至於禱壽命則藥師經解罪愆則梁皇懺濟厄難則消

灾咒求智慧則觀音文向所念佛東之高閣若無補於事者不思彼佛壽命無量況百年壽命乎不思念彼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況目前罪垢厄難乎不思彼佛言我以智慧光廣照無央界況時人所稱智慧乎阿伽陀藥萬病總持二三其心莫肯信服神聖工巧獨且奈之何哉

伎樂

或曰不作伎樂及不往觀聽此沙彌律非菩薩道也古有國王大臣以百千伎樂供佛佛不之拒則何如愚謂此有三義一者聖凡不可例論二者邪正不可

倒論三者自他不可倒論我爲法王於法自在逆行順行天且不測大聖人所作爲非凡夫可得而效顰也一也編古今事而爲排場其上則香山目連及近日曇華等以出世間正法感悟時人其次則忠臣孝子義士貞女等以世間正法感悟時人如是等類觀固無害所以者何此不可觀則書史傳記亦不可觀蓋彼以言載事此以人顯事其意一也至於花月歡呼干戈鬬閧誨婬啓殺導欲增悲雖似諷諫昏迷實則滋長放逸在白衣猶宜戒之況僧尼乎二也偶爾自觀猶可必教人使觀則不可三也愼之哉

身者父母遺體

夢中忽憶二尊人病且亟悲甚旣而曰猶可爲也則稍自慰正擬極力療治俄而夢也復悲甚旣而復自慰曰猶可爲也吾今此身父母遺體也及吾尚存以父母遺體力行善事是吾親滅而不滅也況力學無生乎失今不自淬礪是則大可恨耳宏乎爾安得晏然而已乎

出谷喻一

詩咏鳥謂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蓋别是非愼取舍之論也昔德山作青龍鈔初以爲三祇鍊修乃得成佛

而南方魔子。謂一悟了畢。吾當往滅其種以報佛恩當是時。是一片眞實好心。耿耿於懷。特不自知其所見之謬耳。及夫受指教於婆子。親見龍潭。而積歲所寶所重。棄之如腐艸。故能終成大器。震耀末法也。向使封滯臆見。我慢自賢。喻如窶人。珍秘燕石。反謗賈胡。謂嫉已寶。雖有百婆子。千龍潭。其將若之何

出谷喻二

二迦葉。目揵連。諸阿羅漢。先師外道。已有成驗。自負不淺淺矣。而一聞佛。一見佛。幡然改圖。積歲所尊所崇。棄之如鴻毛。故能續佛慧命。師表萬世也。向使先

入之言。牢主於中。便竪剎竿。堅壁自固。喻如病者死守舊醫。縱有新方。掉首不顧。雖千佛出世。其將若之何

丸餅誑兒

憶在家時。一兒晚索湯餅時。市門已掩。家人無以應丸米粉與之。啼不顧。其母恚甚。予曰。易事耳。取米丸匾之。兒入手。啞肰而笑。時謂兒易誑若此。因如今人輕淨土重禪宗者。似焉語以丸湯餅之淨土則啼。易以匾米丸之禪宗則笑。此眞與兒童之見何異。嗟夫

憂樂

貧者憂無財慕富人之為樂而不知富人有富人之憂也賤者憂無官慕貴人之為樂而不知貴人有貴人之憂也貧者賤者富者貴者各憂其所不足慕王天下者以為窮人世之樂而不知王天下者有王天下之憂也而猶不知其憂之特甚也而猶不知其反慕乎群臣百姓之為樂也嗚呼悉妄也惟智人能兩無憂樂而住於無憂樂者亦妄也非大悟大徹無自由分

根原枝葉

末法人業經論其所尚多在名繁相劇而難為記持

者義幽理晦而難爲剖析者文隱句澀而難爲銷會者以是騁辨博誇新奇而衲僧脚根下一大事因緣置之罔聞又寧知彼名相義理文句皆從此中流出是則攻枝葉而昧根原永嘉所以浩嘆也故曰但得本不愁末秖恐時人於此信不及放不下耳

想見崑崙

漢莊伯微每於日落時面對西北想崑崙山久之見崑崙仙人傳法得度此彷彿與西方日觀相似但彼屬妄想不修正觀耳久積妄想以精誠之極尚得遂其所見況一心正觀三昧成就而不往生者哉

禪餘空諦辨僞

吳郡刻一書。號禪餘空諦。下着不肖名。曰雲棲袾宏著。刻此者本爲殖利。原無惡心。似不必辨。然恐新學僧信謂不肖所作。因而流蕩。則爲害非細。不得不辨。書中列春夏秋冬四時幽賞。凡三十三條。姑摘一二以例餘者。一條云。孤山月下看梅花。中言黃昏白月。攜樽吟賞。夫出家兒不於淸夜坐禪。而載酒賞花。是騷人俠客耳。不肖斤斤守分。僧安得有此大解脫風味。一笑。一條云。東城看桑麥。不肖住西南深山中。去東城極遠。不看本山松竹。而往彼看桑麥耶。一笑。一

條云三塔基看春草平生不識三塔基在何所一笑一條云山滿樓觀柳中言樓是不肖所構自來無寸地片瓦在西湖何緣有此別業一笑一條云蘇堤看桃花中似桃花比美人此等淫艷語豈剃髮染衣人所宜道卽不肖未出家時亦不爲也一笑一條云蘇堤觀柳中引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不肖從出家不曾與人聯詩何況鬪酒一笑一條云雪夜煨芋談禪中所談皆鄙淺語何人被伊喚醒一笑諸好心出家者當知不肖定無此語既作緇流必須持守清規飭躬勵行毋錯認風流放曠爲高僧也袾宏謹白

種種法門

譬如王師討伐臨陣格鬬以殺賊爲全勝而殺賊者或劒或槊或槌或戟乃至矢石種種隨用唯貴精於一技而已以例學人則無明惑障如彼賊人種種法門如劒槊等破滅惑障如獲全勝是知無論殺具但取殺賊賊既殺已大事斯畢所云殺具皆過河筏耳不務其大而沾沾焉謂劒能殺人槊不能殺豈理也哉叅禪者譏念佛爲著相勵行者呵修定爲落空亦猶是也故經云歸元無二方便有多門先德云如人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

